

2020年3月8日 星期日 编辑文海鹰/版式设计秦哲/校对熊运林

赵婷：疫情就是“小怪兽” 妈妈打完怪兽就回家

谈到疫情，赵婷很“稳”，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了11年，经历过禽流感等疫情，身为感染科主治医师的赵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一直都表现淡定。她说，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来势汹汹，但它终究也是一种传染病，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和经验，最终肯定能战胜它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医院就开展了应急演练。春节假期时，医院就要求医护人员在家也要24小时待命。1月26日，大年初二上午，赵婷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通知她马上结束假期准备回医院。赵婷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赵婷和丈夫敬晓龙都是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，他们之前就商量好了，就是想他们极有可能要回医院隔离工作，早已把两个儿子送去了爷爷奶奶家，两人在家24小时待命。

1月27日，大年初三，市第三人民医院全体工作人员结束假期返岗战“疫”。赵婷说，那时候大家也都很紧张，主要是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不太多，面对未知，任何人都会恐惧。当赵婷知道桂林市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后，她更担心了，但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，而是担心疫情的蔓延。她说，既然有了第一例，就有了密切接触者，疫情就有蔓延的可能；尤其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人员流动量大，她最担心疫情在桂林大规模蔓延。赵婷的担心是站在一个传染病医生的专业角度，对全市安危的忧虑。

随着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了第一位病人，赵婷就和同事们进入了不断探索学习治疗的阶段。她说，从没有一种疾病，短时间之内，国家会出台7个版本的治疗方案，说明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比较粗浅，却也说明我们虽然所知不多，但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不断研究，对病毒也越来越了解。在不断地改良治疗方案的同时，赵婷和同事们也在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病患。赵婷和同事们接待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武汉人。这位患者因为思念亲人，对于治疗不积极，一刻不停地要看手机看桂林的疫情情况，担心自己的亲人已经成为了危重症。赵婷他们就一遍遍开导患者，帮他分析他看到的情况，解释他的疑惑。慢慢地，这位患者开始“松动”了。“有一天，他跟我们说，他要吃面条。我们高兴坏了。”赵婷说，这位病人肯提出“要求”，说明他认可并配合治疗了。赵婷就和同事们忙着到处帮患者找符合他口味的面条，后来还帮患者买过包子、馒头等他想吃的东西。这位患者康复出院时很感慨，他深深地向医护人员三鞠躬，深情地说：

“我在里头看不到你们的脸，现在出院了，还是看不到你们的脸，但我真的谢谢你们。”

病患越来越多，赵婷也越来越忙。负压病房分为感染区、缓冲区、半污染区、清洁区，一个病人的查房



赵婷（受访者供图）

结束，赵婷就要进入缓冲区，换手套消毒，再进入下一个病房查房。最忙的时候，赵婷只记得自己不停在洗手，不停在戴、脱手套。尽管病例越来越多，但赵婷越来越“稳”了，她说，随着疫情的发展，市第三人民医院接收的患者越来越多，但医护人员却越来越“稳”，因为大家对疫情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，治疗手段也一直不断更新，效果也越来越好。

从1月26日到现在，赵婷和丈夫一直在医院忙着，两个儿子由爷爷奶奶带着。赵婷的小儿子才两岁多，分别时，她告诉孩子们，爸爸妈妈要去外面打怪兽，等打败怪兽才能回来。当时小儿子舍不得妈妈，喊着说：“我也要跟妈妈去打怪兽。”赵婷只能安抚好孩子，匆匆离去。在医院期间，赵婷偶尔会和孩子们视频，孩子们总是问，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打败怪兽了没有？赵婷每次都是叮嘱孩子们要听话，不要出门。于是出门就成为了打败怪兽的标志，最近一次视频，孩子告诉赵婷：“妈妈，我看楼下有小朋友出来玩了，你是不是也要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出门。”赵婷听了又高兴又心酸。

3月5日，从负压病房撤离出来的赵婷，刚刚过了14天隔离期，但她还是不能回家跟孩子们一起出门，因为她已经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感染科原来的工作，去照顾治疗因疫情积压的肝病、艾滋病等患者。

记者苏文娟

易百玉：把每位患者当亲人 治病的同时也“疗心”

5日下午，记者见到了穿着便装的易百玉，她说现在刚好是休息时间，不用穿防护服。易百玉是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科的护师，医院接收了本院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后，易百玉就进入了负压病房工作。从1月24日至今，易百玉从来没有回过家，一直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。

因为医院人手不足，护士们实行三班倒，一个班工作8小时。从穿好防护服进入负压病房，易百玉要么在里面呆一个白天，要么在里面呆一个晚上，工作十分辛苦，病人最多的时候，易百玉一个星期要上4个夜班。面对这样的工作强度，易百玉考虑的不是辛苦，而是如何做好这项工作。易百玉说，在负压病房工作时间长，又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护目镜很容易起雾，一旦起雾，又不能用手擦拭。为了更好地进行护理工作，她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防止护目镜起雾。最开始，易百玉用取暖器烘烤护目镜去雾，但护目镜不能摘下来，易百玉就直接把眼睛凑在取暖器附近进行烘烤。“有时候眼睛被烤得生疼，但这个办法效果还不错。”

但随着病患的增多，没有多余的时间“烤”护目镜了，易百玉又想其他办法。“给护目镜涂过酒精，效果不太好，熏得眼睛疼，流泪。”她又试着给护目镜涂洗手液和碘伏，发现这两个办法的效果不错。但维持8小时不起雾是不可能的，易百玉想这么多方法就是要尽量延长护目镜起雾的时间。为了不浪费“不起雾”时间，易百玉每次一交班，进入病房后的第一时间就是埋头干活，优先完成最复杂的护理和治疗，“这样即使护目镜又起雾了，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。”在负压病房的日子，易百玉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，工作，再工作，“抓紧时间做好事情。”

除了护理工作，易百玉还要承担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。疫情当前，确诊患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。易百玉亲眼见过，有一位女患者确诊入住后，每天都接到很多骚扰谩骂电话。患者心理压力大，就会影响治疗效果，易百玉就想法设法地开导他们，缓解他们的情绪。在武汉来桂林的一家人被先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，患者朱先生住进了三医院，但其他亲属则被收治在自治区南溪山医院。朱先生特别担心老伴，总觉得大家在瞒着他老伴的病情。有一天晚上8点了，大家都准备休息了，朱先生突然翻身下床收拾了所有行李，并且要求马上离开三医院，前往南溪山医院看自己的老伴。“当时刚好是我值班，看到这个情况后，我马上冲了进去。”易百玉说，当时朱先生情绪非常激动，除了



易百玉（受访者供图）

坚持“马上走”，什么也不听。易百玉一直耐心劝解，劝到最后，她自己先哭了，她告诉老人家，“全国人民都在对抗这个病，您怕，我们也怕，但您这样一走，让抗击疫情的那些人怎么办？”易百玉的真情打动了朱先生，他终于冷静下来，并不再要求出院，之后积极配合治疗直到出院。

对老人家动之以情，对“淘气”的年轻患者，易百玉却要拿出家长般的威严。小沈是一名普通型患者，他的症状非常轻微，在负压病房里如同正常人一样。这样的情况，让小沈放松了警惕，他每天玩手机、玩电脑，吃零食，有时候还点外卖，凌晨两点了，他还在玩手机不睡觉。易百玉发现小沈的情况后，很生气，她严肃地跟小沈说，“你虽然症状不重，但还是病人，我们检查你的肝功能也有点问题，你还玩到2点才睡。你到底要不要自己的肝了，想不想痊愈出院了？”面对易百玉的威严，小沈终于“回归”了患者的身份，乖乖听话，晚上11点前就熄灯睡觉了。说到这段经历，易百玉有点不好意思，她说，对待每个患者，她都把他们当亲人，小沈年纪小，她觉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“我忍不住就‘教育’了他一下。”在易百玉和同事们的照顾下，小沈康复出院了，他特别感谢医护人员，说“每个医护人员眼中都闪着温暖的光”。

易百玉说，面对疫情，医护人员有天然的职业责任，只要穿上那套衣服，就要对患者负责，辛苦对他们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当天下午4点，又到了易百玉的值班时间，她匆匆离去，赶往负压病房，继续她的战“疫”。

记者苏文娟